



29 MAR 2009

憧憬

115
110
117





政治漫畫 —— 專訪尊子

朗·國東

尊子，原名黃紀鈞，七八年畢業於中大文學系。八零年加入明報工作至今，現職明報的副刊主任，另外也以紀文作筆名於新聞版刊登另一篇漫畫。尊子的漫畫，喜歡以簡單、明確的線條勾畫出事物，而且對於諷刺時弊能一針見血，頗為受到讀者的愛戴。

政治漫畫，一種以諷刺時弊作為題材的漫畫，在香港頗為受到大眾的歡迎，原因是內容多能反映一些小市民對事物不滿的看法，而且有時候還把一些政要人物畫成阿諛奉承的奴才，頗能為小市民出一口氣。啟思的記者今期訪問了於明報、百姓等刊載政治漫畫的漫畫家尊子。

啟：你畫漫畫的靈感是從那處得來的呢？

尊：主要是從閱讀報章得來的，另外雜誌、電視、收音機等等的消息也需要留意。此外由於漫畫需要強的生活感，所以日常生活上的事物也需要留意，要是畫出來的巴士像一架坦克車，讀者便不會明白你想表達的意思了。

啟：你為何會利用漫畫去表達你對某些事物的看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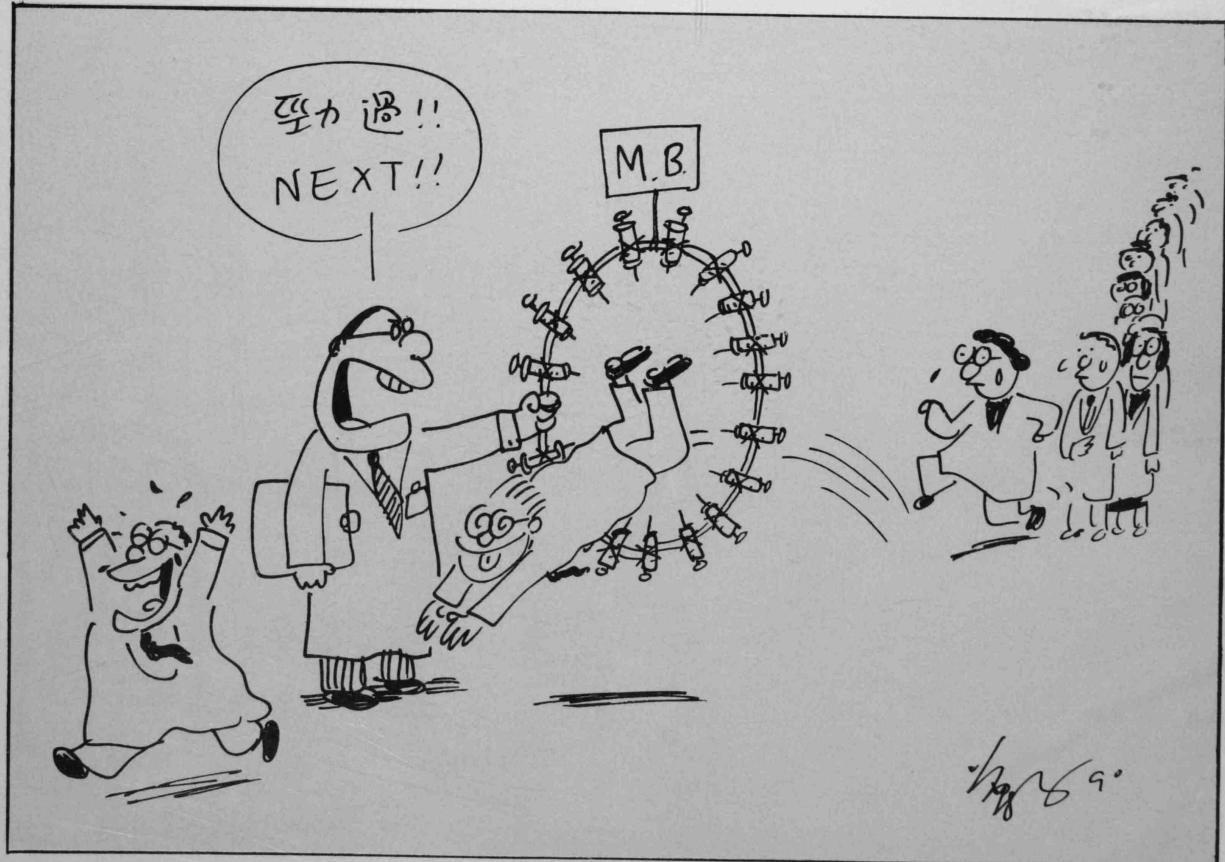
尊：首先我自己比較熟悉和喜歡這一個媒介，因為我是一個喜歡視覺藝術的人。而且漫畫在表達方面比文字更直接，不需要無謂的形容詞。不過在說理方面，文章則有着詳盡和較理性的好處，這比較漫畫中帶有感情更為優勝。我想，兩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啟：在風格方面，你喜歡用一些簡單的線條，那是什麼原因？

尊：簡單的線條在表達方面比較直接，而且太複雜的漫畫在印刷後反而會有混亂的感覺。

啟：在你筆下，公衆人物經常受到醜化。你是否想討好大眾？

尊：我並沒有醜化他們，只是誇張了他們的特徵而已，使人一望便知是那一位人物。不過畫漫畫的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會故意對一些最高領袖比較上不客氣，從而希望把他們和大眾間的隔膜打破。



啟：以前在大學裏你是修讀Fine Art的，究竟你如何把自己的興趣轉為職業呢？而你的大學生活對你現在從事政治漫畫又有何影響呢？

尊：我於七八年畢業於中大。七四年的國粹派和社會派在大學裏有很多爭論，到達了一個顛峯的階段；七六年中國大陸出現了四人幫倒台和毛澤東逝世等的事件，整間大學的同學都普遍出現了反思的心態，而且充滿討論政治的氣氛，這不多不少都對我有著影響。

畢業後，和朋友一起籌辦了一本時事的雜誌，就像現在的「百姓」。之後我教了一年書，然後進入了明報工作，同時也開始了替百姓畫政治漫畫。

啟：你在大學的時候討論政治的氣氛是否很濃厚呢？

尊：感覺上不論是中大或是港大現在是淡了些，那時候討論至通宵達旦的情況經常都有，而且也有舉辦如「中國週」之類的活動。大家那時都抱着想認識的態度，故此討論得比較激烈。



啟：現在學生對政治的冷感，你有何感想？

尊：其實並非每一位同學都需要去參與的，不過從中同學可以學到一點，雖然他也要損失一些讀書的時間。

啟：你在六四時是否受到很大的衝擊？

尊：六四事件對所有人的衝擊都很大，從事政治漫畫的人當然也不例外。六四前，我對於批評香港或中國政府都一視同仁；但六四後情況有了改觀，中國大陸現存的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政府，而是一個法西斯的政府。以前大家都有期望她會逐漸變好，但六四把這個信念打破了。

啟：六四後你畫漫畫的題材有否改變？

尊：現在近半年差不多每天都是關於大陸和香港之間的題材，因為這是未完結的，東歐方面的民主運動也激發起一點的希望，而且我覺得我能做到的是希望六四這件事不要被大家所淡忘，這是很重要的。

啟：你自己是否有一套政治的理想？

尊：其實各種主義都有着它的優點，但於執行時便會有很多問題產生，因此我覺得比較實際一點是比較好的，應該從人民的生活方面作為出發點，那是更有意義的，而不是要坐在家翻看前人的書，那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啟：你對香港的信心有否動搖？

尊：有。

啟：有否想過移民？

尊：以前心想是一定不會移民的，但現在則要想移民是否有利。面對問題時，我們可以有很多方面去應付，那最不願意看到的當然是退縮或是靠向強敵了。

啟：你對政治漫畫在香港的前景有何看法？

尊：那是很實在的，要是九七後中國還是這樣的一個政權，香港的政治漫畫將會不甚樂觀。她會給予畫政治漫畫的人各方面的限制，從報館或私下的壓力都有可能。

後語

今次訪問，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尊對人那種友善、謙厚的態度，以及他那份對社會的使命感，都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

在一個自由、尊重人權的社會裏，個人是有權以任何不妨礙社會秩序的方式去抒發自己的意見和感受。這些意見，往往帶着一點點對社會政象或對執政者的批判和控訴，因此無形中對政府和社會起了一種警告和監察的作用。政治漫畫只憑簡單的構圖，即可扼要的反映出某社會或政治問題的精髓所在；在某程度上，它比千言萬語更有震撼力，更能取得讀者的共鳴。展望未來，香港的政治漫畫家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而他們筆下的作品對時弊之批判性的強弱，將成為今後反映香港社會開放程度的一個指標。

鳴謝：黃紀鈞先生

綠衣天使——助產士

RAY

相信大家都會發覺，香港近來愈來愈多人仕都相繼意識到他們的工作權益問題——繼有醫生、護理員、消防員、中巴員工……後，助產士也以工業行動來顯示她們的不滿。

名字是經常聽到的了；但是，除了名字和近日她們的工業行動外，你又對她們有多少了解呢？所以本期「啟思」就以「助產士」為題，特地走訪兩位在贊育醫院任職的資深助產士，歐陽姑娘和方姑娘，希望對此行業有進一步的認識。

至於在留產所方面，她們的責任就更加大，因為她們除了負責一般產前檢查、接生和產後服務之外，還可以替孕婦做靜脈注射和補針的工作。而當發覺有不正常的情況出現時，她們要立即通知值班醫生及將病人送往醫院；但由於有時候時間刻不容緩，雖然有條例列明不可以沒有醫生的情況下在留產所內替有不正常情況出現的孕婦接生，她們也需要替孕婦接生。

助產士之所以能在無醫生情況下替孕婦接生的原因，是因為她們在投考做這份職位時，挑選甚嚴。據另一位被訪者方姑娘表示，當年政府在報紙上刊登招聘廣告時，是以中四畢業為最低程度；但是所有收錄的都是最少中五畢業的，而且還是每三百個報名者才收取十名。另外，她們的訓練期為兩年，課程是專針對產科而設的，故此在過去當她們修讀完兩年課程及取得畢業證書後，只要再在接生局所設的試中得到合格成績後，她們便可以自行開設留產所，替孕婦接生，對她們來說，這工作不單具有極大的挑戰性，而且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助產士的前途是非常不俗的。

在她們來說，當「執媽」最大的滿足感莫過於嬰兒能順利出世；正如方姑娘所說，看着一個人入院，兩個人出院所感受到的喜悅，並非能在其他醫院的部門能夠得到的。

當被問及其他難忘的工作經歷時，兩位姑娘均道出了一段既緊張又使人歎息唏噓的往事。分娩前後因各種問題（Complications）而導致孕婦和胎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她們都會遇到不少。有的在出事時沒有醫生在場，她們憑着經驗和專業知識，把產婦從死亡邊緣救回來；但兩位姑娘亦曾不只一次碰上返魂乏術，甚至母嬰雙雙不保的悲劇。對於這些前事，她們仍印象猶新，惋惜不已，且還清楚記得那些不幸者的名字呢！

助產士的工作確實是非常繁重，因此她們認為自己的地位和權益理應受到尊重；可是政府近年對助產士的政策和待遇卻叫她們忿忿不平。

早在一九七五年，政府已不再招聘助產士，不過政府當時的解釋是現存人手充裕，停聘實屬暫時性質。後來，政府取消了高級助產士的職級，對助產士來說，這是扼殺了她們的晉升機會。事實上，十多年來，助產士和註冊護士（Registered Nurse）的薪酬差距越拉越遠，已使



助產士（Mid-wives）或者貼切點可稱之為「執媽」，是有協助產婦順利生產的人仕的意思，而不是一般人所誤解的協助產科醫生替孕婦接生的護士。

她們的工作大致上可以分為在醫院及留產所兩方面。在醫院裏，她們要替孕婦做入院登記；之後當孕婦被送上待產房後，她們要監察及留意着孕婦心理的變化，要正如被訪者歐陽姑娘所說，在看來正常的情況下，找出任何不正常的現象或情況。其他如一切的產前檢查，包括驗血、驗尿等皆由她們負責。當孕婦即將臨盆時，她們會將她送上產房；在產房內，她們可說是半個產科醫生，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大部份的接生都是由她們負責的。若果產婦入院前或後被發現患有疾病或是以前曾經動過手術的話，她是會被送入特別的觀察病房，由助產士廿四小時監察及留意着孕婦和胎兒的情況；一旦發現有任何不正常的情況出現，便會立即召當值醫生來檢查或施行急救。生育後，產婦會被送入產後房；在這裏，助產士要負責新生兒護理的工作，同時又擔起教導母親怎樣照顧及護理她的嬰兒。



助產士感到不滿。在現行的制度下，擁有婦產科文憑的註冊護士也可以擔任助產士的工作，兩者承受的壓力和責任是均等的；但在薪級編制中，註冊護士的起薪是第18點，而助產士的卻只有12點，與登記護士（Enroled Nurse）一樣；而頂點更比登記護士低一點（第23點）。對助產士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歧視；而政府在去年年底宣佈發放護理職系的津貼時忽略了助產士，引起了助產士的強烈抗議，也就成了工業行動的導火線。

對於日後的打算，被訪的歐陽姑娘和方姑娘均表示，雖然面對不公平的對待和一片暗淡的前途，她們仍無意轉業或移民，這是由於她們對自己的工作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不大願意放棄。現時她們期望的，只有在將四月發表的護理職系檢討報告書中，對助產士的薪酬待遇有一個較公平的安排。據身為助產士職工會副主席的歐陽姑娘說，她們已不再奢望在待遇上有重大的改善，只要求保持與註冊護士的薪級距離便算滿意了。

總的來說，助產士在昔日曾在護理界擔當過重要的角色；由於種種客觀因素影響，這個行業已日漸式微；可是，她們過去所作的貢獻，是不容忘抹和忽視的。

鳴謝

方織霞姑娘
歐陽熾垣姑娘



Glaxo

DUNCAINS FLOCKHART

VOLMAX
TRANDATE
DERMOVATE
BETNOVATE

ZINNAT

Allen & Hanburys

Glaxo Laboratories

BECOTIDE
BECODISKS

ZINACEF
FORTUM
ZANTAC

VENTODISKS
VENTOLIN

Glaxo Hong Kong Ltd
18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Takoo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852) 520524 Telefax: (852) 669332



EXCO

塌莊！

BEN

不久之前，陳蕉琴樓 Footbridge 上貼滿了「劉黃閣」的宣傳標語。相信沒有人不知道，這就是新一年度醫學會幹事會候選內閣競選活動的一部份。正當大家還在考慮投票與否的時候，一張題為「我們的解釋」的大字報，在投票日數天前張貼出來，令許多人感到愕然——「劉皇閣」八位候選人集體退出角逐！這回「塌莊」事件在醫學院掀起了陣風波，令很多高低年班的同學震驚不已……

衆所周知，去屆幹事會缺莊的情況十分嚴重，「羣龍無首」的現象已令到上年度各EXCO忙得透不過氣來。直至「劉皇閣」組成參選，各人想着該莊雖沒有人「上」主席，但總算有八個人來接手承起 Medso 這個擔子，使醫學會對外對內的行政和活動上，仍可以有個作為中心的統籌架構。可是「塌莊」事件傳出後，很多同學都擔心醫學院活動的命運。院際比賽的人數和成績，相信會大不如前；更甚的是些福利設施如汽水機，咖啡機、售賣食物機和文具櫃，也恐怕因沒有福利秘書負責而不會久存於 Medie 之內。因此，「塌莊」消息一出，同學們恐怕以後要長途跋涉到 Main Campus 合作社購買文具，都爭相到 Medso 房大量「入貨」。

有關這次「塌莊」事件的起因，一直都傳出過不少流言和揣測，耐人尋味。姑勿論當事人由組莊至「臨陣解體」前出了什麼問題，無人上莊的局面是大家不願看見的；重要的並非要找人出來「頂鑊」，而是要怎樣去收拾這「殘局」。執筆之時，側聞有三位前「劉皇閣」的成員已重新角逐，並順利當選。新上莊只有三位成員，分別擔任常務秘書、財務秘書和福利秘書的職務。雖然幾經波折，總算有人出來擔當一些不可虧缺的會務；但由於新內閣人丁單薄，而且沒有主席和副主席的重要人選，所以可肯定的說，未來一年將要面臨一段艱辛的日子。只盼望憑他們再次上莊的勇氣和熱誠，加上有經驗的高年級同學能多加指點和提攜，使醫學會可「守」過這艱辛的年頭。



誓師出發

MARCO

我們三人今次捲土重上，乃經數番思想劇鬥，理性辯證，非一時草率衝動，以下所論如有海口狂言，實心存謙恭，焉敢怠慢，還望同學們多多包容。

上回傾莊，因時間太倉促，各人本屬陌生，在提名後才有所接觸，故誤解、成見實難避免。加上缺乏大仙的善導，遂臨陣解體，其實各人均有熱忱，並非兒戲。

總結上回，犯了兩大忌，其一，傾莊應在提名前，如此確保有充裕時間相互了解，增進感情、內聚力，才可衆志成城，有所作為，其二，莊乃民主下的產物，倘上莊的人不具民主精神，尊重互讓，定難將此機制運作得很好，這兩點盼日後能引以為戒。

要談今回，必先提心中一直有的疑問：「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理想的大學教育又是如何？」，「身為醫學生應扮演什麼角色？」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找不到應走的方向，步履一定不夠踏實、自信。在偶然下，我看到一段文字，其見解精辟獨到，我的疑團隨即打破，文章大意如下：

作為一個醫學生，目標就是培養自己成為一個負責任的醫生，有四點應非常注意：

① 認真掌握醫學上的基本知識，決不能不學無術，也不要被繁重的功課嚇得心慌意亂，到頭來，都不能附諸實際，甚至忘記了自己在社會所擔當的任務。

② 以身作則，在學習上，接觸病人上，都時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再以我們的行動感染他人，用道理說服他，使更多的人都真心為病人服務。

③樹立集體觀念，從學生時代起，就發揚醫療界的團結，同班同學要團結，高低班要團結，師生要團結，醫生與學生要團結，這才有利於將來發揮醫療隊伍大合作的精神，服務病人。

④時刻掌握時代的脈搏，加強對社會、國家、世界的敏銳性，才有利分析人類在醫學上的問題，有利於對人類健康多做一點貢獻。

以上四點，實在值得細嚼，醫學生這個階段，只算是我們醫生生涯的踏腳石，在人生中只佔一個短暫的時候，但是這階段的思想對以後的影響遠比我們估計為大。大學教育的意義，不單是書本或專業知識，而更應包括人格，身心的均衡發展及思考能力的鍛鍊，要達到此目標是需要課外活動的配合，否則，必事倍功半，因只有透過積極的參與，用心的討論，才可真正得益。

醫學會在這方面正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角色，除了擔當服務同學的角色外，更可以藉着舉辦各種活動，帶動同學積極關注及討論各方面問題，包括時事政治、社會問題、生態危機及最切身的醫療制度，但可惜近年來同學對醫學會的歸屬感日漸低落，肯投身醫學會活動的更愈來愈少。最近兩年更連續出現幹事會缺莊的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醫學會的前途，我們肯定醫學會存在的價值，也深深覺得自己有責任去為醫學會出一份力。

經常聽到一些說話，包括數次出於自己口中：「大學生也是人，醫學生也不外乎是普通人一個。」細嚼之下，盡是逃避，無奈的味道，此話脫口之際，往往是心知達不到社會人士對大學生的期望，其實，我們的潛意識是理解到大學生是有一份特殊的責任和使命，但為甚麼會躊躇滿志，裹足不前呢？我們不應用「這是文科、社科學生的責任因他們有充裕的時間」來作擋箭牌而固步自封，何不拋下包袱，勇於嘗試地去關心社會，放眼世界，這樣才配稱為社會的未來領導人。切記「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為則殆。」

「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可說是我們的寫照。在人微力薄的情況下，最主要的工作只可局限於維持一般的辦公室工作和與外界的聯絡。並且籌集一筆資金，來改善多年入不敷支的窘況，但我們相信只要我們願意付出與承擔，當仁不讓，定能夠為校園，甚至社會、國家作出點滴貢獻。願同學們都堅持一份理想、勇氣和執着，去接受時代洪流的衝擊，肩負大學生的責任。

狂風暴雨九十臨
胸懷大志迎挑戰
內外團結齊努力
碧海藍天任飛翔

破舊立新

Specialty 改 Syllabus

土口衣

一向以五個 blocks，每個為期十星期的 Specialty Clerkship，由九一班開始將縮短為九個半星期。今次轉變是否表示 Lecture 減少，「大仙」工作量減輕呢？啓思就此事訪問了 Faculty Secretary —— Mrs. Lee，從而了解箇中因由。

Specialty 共分為：小兒科、外科、內科、婦產科和骨科五個科目；其中每科再分為幾個 Sub-subjects。今次轉變是要把某些 sub-subjects（主要是 Diagnostic Radiology、Anaesthesia 和 Accident & Emergency）抽出，以獨立形式教授。據 Mrs. Lee 說，這次改變的原因有：一、department 有意增加醫學生對這三科的認識。二、某些科目如 A & E 是與外科的關係不大，所以不應列入外科的時間表內，從而增加外科的教授次數。整個 Subspecialty Clerkship 為期約四個半星期，分別由以上三科平均分配。而教授方式是以小組分別在政府醫院內的 Specialty Clinics、Wards 和 Operation Theatre 由醫生講解。事實上，91'班的新時間表已經改變了。例如，91'班在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實行了一個有關兒科、婦產和精神科的 introductory Clerkship。而 General Practice 由原來的四年級前半年，安排至四年級的尾期才開始。原因是 department 認為若果醫學生對 Specialty 的科目有了認識才接觸 G.P.的話，他們對 G.P. 會感更大興趣的。

以往一直令 faculty 頭痛的便是 timetabling。舊有時間表的安排，往往有美中不足之處。Faculty 幾經檢討才定出一個符合新制導的時間表。如上午有 Anaesthesia Lecture，當日下午便是 practical。這樣，醫學生便能夠盡快有實習的機會，繼而對剛學來的有更深刻印象。

更正啓示

上期「啓思」《O.C.我思》及《書緣》兩篇文章內文某些段落次序排列錯誤，現更正如下：

《O.C.我思》

原文第八段「A：『我有事要做，……』應接第六段『電話筒中，……』再接第七段『早上五點多，……』。」

《書緣》

原文第五段「後來年事漸長，……」及第六段「古詩古詞這些文學瑰寶，……」之後應接第四段「沒有多久，我再度遷居，……。」

謹向投稿同學及讀者致歉。

啓思編委會

INTO THE



那段对外开放的日子

河馬

自從八八年的醫學生節後，已有很久沒有這麼投入地攬活動。就是這個開放日，把我帶進這個不能自拔的深淵中。本來只想客串一天半天的，但在開放日的前三天仍只得自己一人，於是便被人半推半就地「屈」了要負責解剖學系的展覽。只有三天的時間，怎麼辦呢？即晚便要聯絡九四班的師弟們，這裏也沒有多大困難；但要請自己班的「高人」出山，便比較困難了，得到的回覆，多數是「我要讀 NEURO」或是「我要讀 BEHAV」等等。幸好，最後也能請到 X 光怪傑、萬人景仰的太公、滿腹「哥士」的肥仔、做足一百分的 MICRO 光和羅文等等高人出山相助。跟着，在兩天內，便要把借展品，佈置場地和其他的預備工作做好，令人喘不過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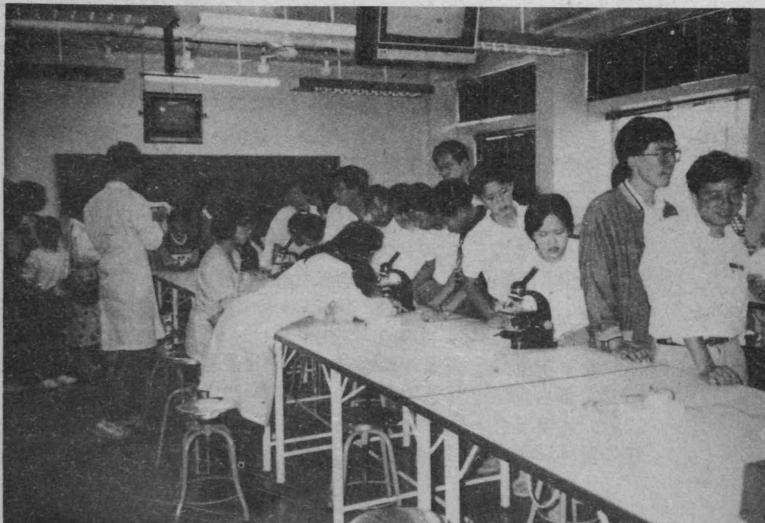
開放日'89



目擊証人 小明

八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我好像一般星期日一樣回「拉記」讀書。豈知剛步入沙宣道口，便發覺有一大羣人正在李樹芬樓門外等候巴士，而九二班代劉應裕同學，則表現得神情緊張，努力地派發單張給市民。我走上前，問他說：「PATRICK，今天是什麼大日子呀？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呢？」「難道你不知道昨天和今天是一連兩天，香港大學三年一度的開放日嗎？」

開放日？！怎麼這麼大件事我竟然不知道，上次港大開放日時，我還是在中學階段，那次由於有事，不能抽空來參觀。今天雖然有很多 Anat 未讀，Biochem tutorial 又未做，但機會難逢、勿失良機，看看今年有些什麼「Show 倂人睇」。



開放日首天，在開幕前半小時，才把場地佈置妥當，叫人抹一把汗。雖然是星期六，來參觀的人也不算太多，但也已叫人疲於應付，因人手實在不足。到了星期日，情況更加擁擠，大清早已有很多遊人到來參觀。到了午飯後，人們更魚貫地湧入顯微解剖學實驗室，各講解員要以一擋百地應付來參觀的遊人。幸好有些同學仗義前來相助，才得以呼一口氣。當人潮實在無法應付時，只好施展「絕招」，就是介紹人們到瑪麗醫院的病理學系參觀標本，人羣才暫時散去一陣子，但會場很快便會給遊人擠滿，使工作人員又忙了一好會。



原來今次開放日，一共有解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社會醫學和病理學等學系供人參觀。每個學系都有不同的實驗示範和標本展覽，林林總總，內容豐富。例如在生理學系，有心電圖示範和人體呼吸實驗等，市民可以親身參與，試用那些儀器，之後又有同學加以解釋。在解剖學系有愛克斯射線照片，顯示人體生長不同階段的骨骼狀態；又有不同器官的模型和顯微鏡示範。在生物化學系有免費為市民驗糖尿病，並解釋糖尿病的成因和後果。社會醫學系則告訴市民：「吸煙危害健康。」這一切，相信都能使市民對醫學有更深的認識，使他們受益不淺。

縱觀來參觀的遊人，有成羣結隊的學生，有拖男帶女的夫婦，也有成雙成對的戀人。其中較特別的，是一個只有八、九歲，只懂聽英語的小女孩，因此我們在講解時，也要使用英語，但卻發現比較用中文講解更為容易呢！而那小女孩，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另外，亦發現了原來開放日和家長日是同時同地進行的。無數不同年級的同學也帶着家人到處參觀，甚至連大學的教職員也帶着兒女和人羣擠在一起。而 X 光怪傑的母親，雖只是在面試時見過一面，也仍能認得我呢！

從李樹芬樓步出，遙望閃爍的街燈陸逐亮起，李樹芬樓的燈光，逐漸熄滅。沙宣道的夕陽，映照着人羣漸漸散去。就這樣，告別了那段對外開放的日子。

而在停車場那邊，我們醫學會的健康委員會又再次出動，設立數個單位給市民量血壓，並向他們灌輸一些基層健康知識。在他們旁邊，見到有數位同學在向市民售賣紀念品，包括筆、毛巾、簿、紙、健康小冊子等，這些全是醫學會的產品，好讓市民留作紀念。在這幾位同學中，其中一位是我們上任的福利秘書 Raymond Yeung。「喂！Raymond，生意好嗎？」我問。「好！生意不錯！今次也可將 Medso 房的倉底貨清一清，想不到平時沒人買的東西，今天賣得這樣快，不過，我就快驅到變燒豬了。不講得太多了，有生意做，下次再談！」想不到我們上任的福利秘書除了入汽水了得外，做買賣也有一手呢！不過後來我發覺他的加減數差勁，所以經常不知要找贖多少錢。

總括來說，今次開放日頗熱鬧，有個 Exco 告訴我曾有八千五百人次前往醫學院。相信今次開放日，背後是有很多同學幫忙，否則，一切也不能進行得這麼順利。



叫我寫*TIG？到印尼玩得那麼開心，怎樣寫都寫不出來！不過有人追稿，沒法子啦，只有請幾位好友幫忙，一起給些意見和感受。

首先，自己覺得能夠去印尼參加TIG的羽毛球賽，當然十分高興，一來可以在忙碌的課程中鬆一口氣，二來可以遊覽異地，三來又能藉此認識印尼、星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朋友，實在非常雀躍。不過又生怕缺了一星期課，回來時追得很辛苦；但只是三年一度的盛會，也沒有相干吧！

講到開心，難忘的事情都不少，比較值得記下的有以下幾件。首先是十一月十一日的開幕禮，是在雅加達印尼大學的大球場舉行。四隊衣着整齊的運動員隨着銀樂隊的奏樂進場，排列在場的中央，接着便是幾段有名人士的演講及宣誓，又跟着是把四束色彩繽紛的氳氣球放到天上，正式開始一連五日的比賽，在這個時刻，簡直有置身於奧運的感覺！

每朝六時許就要起身，七點上旅遊巴士，八點才到達比賽場地，便要開始比賽，直至下午一時才在旅遊巴上或大學某休息室進食午餐飯盒，坐了一小時車回酒店，小睡一小時許，又是晚飯時刻，接着便到晚上七時的比賽，實在忙過不停。幸好同車的星加坡隊十分容易熟落，三幾天後便玩得十分投契。在漫長的旅途上，大家輔着表演唱歌，講笑話，玩遊戲，倦了便小睡一會或大家傾談兩間大學的課程，兩地的風土人情，使我在那一刻真有到訪星加坡的衝動！最令人難忘的可算是和星加坡隊錢行的一夜。他們乘早上七時半機，四時半便要集合出發，於是我們便買了啤酒、汽水及零食，索性和他們玩個通宵、談個通宵。節目包括互相交換地址，祝福句語。彼此間友情大增，而當他們回到星加坡後，更有一位隊員打長途電話到印尼找我們呢！我們香港隊更『派出』男隊長於新年期間到訪星加坡，可惜我沒有假期，不然也希望去一趟。

原來阿King又有另一方面的看法和感受，不如聽她講講：「我去印尼最深的感受是當地上下階層間的貧富懸殊，與及當地國家的貧窮，世界各國間的貧富懸殊，更不高興就是有些香港的同學『狗眼看人低』。就以welcome及farewell party的文化村為例，雖是露天的地方，卻很有當地文化色彩，雖然吃的東西可能不大合大家口味，卻是他們能力以內可以供應的上品；而香港的朋友們卻只會『彈』不會唱，埋怨這樣食物難以入口，那樣飲品又令人作嘔，實在不懂得欣賞別人所費的一番努力。」

「跟其他大學team member的關係？相信跟羽毛球隊的經歷大大不同，可能因為游泳是比較個人的運動，不太着重team work，所以大家關係不太密切，再加上星馬的同學都遲抵達印尼，又於比賽後立刻離開，大家接觸的機會更少。每頓飯的內容都涉及交換tracksuit、紀念品、等等，一旦答案是不願交換，話題便立刻終止了。為何人是那麼功利，那麼物質化呢？」

「談到難忘的場面，唯獨是街邊講價那一次。原本四、五個人一起蹲在地上買皮手帶，小販開價兩千盾（大約港幣十元）一條，隊友便還價一千盾，接着揀了十幾條，便要求一萬盾交易，但小販不肯，而無情的隊友竟放下手帶叫我繼續講價，而他們卻到鄰家看飾物。當時我「心又驚，心又慌」，連忙收回一萬盾紙幣便想走，怎知小販用『手語』喚我回來，把十幾條手帶給我，「搶」了我手上的一萬盾，便用『手語』表示交易成功，叫我可以離開，實在令我不知所措。」

至於Eddie又說：「這次去印尼好『抵玩』，印尼人都很友善，不過天氣和食物就不大適合了。還有，泳池內的水簡直不能見底，覺得自己浸在微生物當中。」

大家對TIG都有不同感受，至於你的感受會如何，希望你能夠在91年的第二十屆TIG中找到答案！

TIG記趣

Stella仔

*TIG – Triennial Intervarsity Games，即「四角大學運動會」





新一年

士心

又是新一年了，自己做了健委老闆已有一段日子，自問沒有什麼建樹，處處又需要「仙人」提點提點，真有點內疚，但另一方面，難得衆九三班的健委人在這考試壓力繁重的一年，仍能挺身而出，和我分擔健委的工作，實在令我感激不盡，亦感覺到健委的溫馨和團結。此外，九四班亦湧現了一班生力軍，和我們這羣舊人一起工作，一起玩。不久，他們便會成為健委的接班人。

今年健委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繼續去年還未完成的計劃——屋邨巡迴展覽。這個計劃的構思是來自88年的鴨脷洲健康週，那時房屋署的職員覺得這類活動值得推廣，便應承在各屋邨免費給予健委場地和水電來舉辦同類型的活動，因此便有這屋邨巡迴展覽的計劃。以往，健委的service都是比較被動的，即是接受其他團體的邀請去協助量血壓和驗糖尿，但透過這計劃，我們便能主動地到各屋邨推廣健康，這樣有幾個優點，第一，我們的活動次數和日期可以靈活地控制，便能更有效地運用人手，譬如在考試後可以增加service的次數，使更多同學能參與其中，第二，我們可以選擇到一些缺乏類似活動的地區，使更多人受益，第三，我們可以安排定期到某屋邨service，例如一年一次，作為一種比較長線的health promotion。

因此，有了這長遠的計劃，健委便決定製作一套耐用的Board，能在各屋邨展出、講解，希望能提高市民的健康常識，而不會局限於替市民量血壓和驗糖尿。

製作展板的工作在上一年已經開始，但由於種種因素，進展未如理想。不過，資料搜集的工作總算接近完成，我們會在四月再開始工作，希望趕及暑假開始services。因此，健委在四月開始便需要很多人幫手做Board，出services，於是謹在此呼籲各方義士，特別是M.B.後的'93'健委人和'94'的同學，到時能仗義幫忙，一來能使健委及早完成這些展板，和真正正能幫助市民，二來，我相信透過一起做Board出services，亦是一種新的體驗。

另一方面，健委人對primary health care (PHC)這理念仍然很有興趣，相信PHC確是解決現今健康問題的有效方法，但可惜PHC實在博大精深，所以縱使我們對它推崇備至，其實亦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健委亦希望能在將來再研習PHC，促進對它的了解，但由於PHC的概念不竟比較空泛，健委亦沒有能力進行實質的研習，所以study PHC亦可能局限於研習關於PHC的刊物及大家的討論，加上又缺乏對這方面有認識的人從旁指導，因此，研習的過程可能比較沉悶，但我覺得將來作為一個醫生，對PHC這concept應該了解多一些，也許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發，能成為自己做醫生的原則和目標。所以，如果將來健委能找到前輩帶領研習PHC，希望大家亦參與其中。

以往，健委和鴨脷洲的一個義工組——健康之友的關係非常密切，健委常與他們一起工作，致力提高鴨脷洲這個社區中市民的健康，其實，健委背後的理念是要透過社區本身的居民，他們對自己的社區有較深的認識，從而更了解社區的健康狀況，由他們組織的活動會更適合自己的社區，而且透過在鴨脷洲的長期health promotion，也許可以算是部份PHC的實踐。這理念是很理想的，但現在卻出現了一個銜接上的問題，健康之友是一個長期的組織，而健委卻是一個年年轉換的組織，所以年年要新的健委人投入一羣健康之友當中實在很困難，即使真得能夠維繫良好關係，也是流於表面，和有點勉強，實在不太值得，結果今年的健委人決定改變和健康之友的密切關係，不再是主動協助其運作，而是比較被動的。這是一個既可惜又無奈的決定，但總是接受現實，但幸好薇和安現在已成為健康之友的一份子，有興趣參與健康之友的健委人亦可透過他們和健康之友接觸。

最後，讓我替健委作一點宣傳，它是一個很溫馨的家庭，我從中領會到不少道理，當然亦付出了一些代價，但我認為是值得的，在此，很歡迎各位同學中途進入這個大家庭看一看，如果發覺它適合你，不妨留下和我們一起，不然的話，大可拂袖而去。

「啓思」這個名字，對於每個醫學生來說並不會感到陌生。「啓思」經過了二十個年頭，和我們大家一同成長，她擁有着每個醫學生的聲音，每個時代的變化，她不但成為醫學生的刊物，也成為歷史的一點見證。

早於戰前，啓思便是醫學會的官方刊物。但後來經過一段長時期的停刊，終於在六九年重新出版，再次成為醫學會的定期刊物。在初期，啓思內容主要為校園新聞及學術文章，並且以英文撰寫。但經過這二十年來的不斷轉變，迎合不同時代的需要，現今的啓思在內容上已有不少的革新，並且由最初的四張紙增至現今的大約十張紙。

正因為「啓思」包含了二十個年頭裏，不同時代背景的醫學生的心聲，故此啓思編委會曾在一九八〇年出版了第一本「啓思文集」，內裏包括了各種題目，計有學生運動、醫學生生活、醫療制度及文藝的代表性文章，帶領大家重溫六九年到八〇年所發生的事情。可惜在這一本啓思文集出版至今，大約已經有十年了，為了增加更多近來的好文章，啓思編委會決定重新編輯第二本「啓思文集」，經過多個月來的工作，新的「啓思文集」即將可以和大家見面。

小園

至於新的啓思文集，她包含了舊的代表性文章，也加進大量新的作品。主要分為五個部份，分別為醫學生生涯、醫療制度、學運回顧、校園點滴及文藝隨筆。希望這一本新的文集能夠帶給大家新的感受，新的接觸。最後謹祝各位M.B.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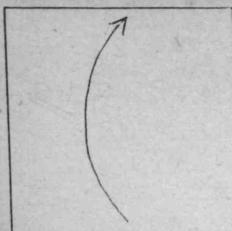
噢！這名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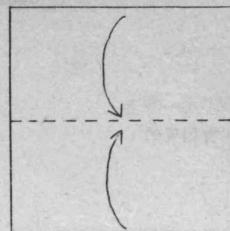
TIME-KILLER

——流星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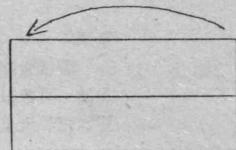
相信大家在禮品店的櫥窗內或會留意過一些紙製的裝飾品（例如幸運星、神仙魚、骰子等等），今期我們特別向各位介紹其中一樣的摺法——流星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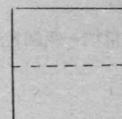
1. 將紙對摺後攤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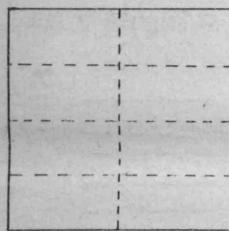
2. 上下向中間對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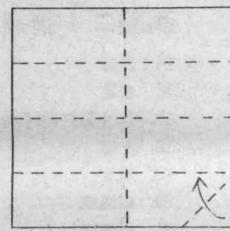
3. 左右對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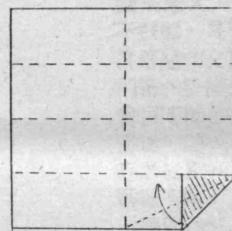
4. 整張紙攤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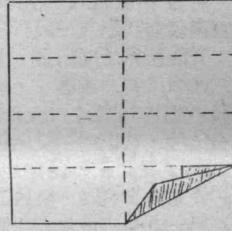
5. 正方形紙現分成八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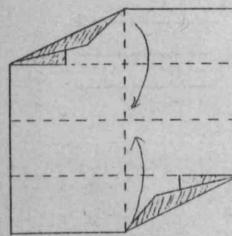
6. 右下角沿虛線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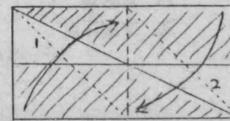
7. 再沿虛線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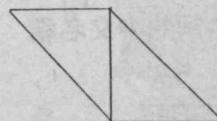
8. 左上角亦和圖6, 7同樣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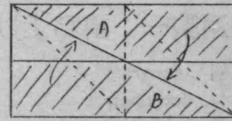
9. 上下向中間對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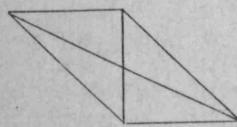
10. 沿虛線1, 2對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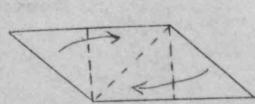
11. 攤開回復圖10形狀



12. 沿剛才的摺痕將左下角及右上角摺在A及B之下



13. 將紙翻轉



14. 兩角向中間摺做成一正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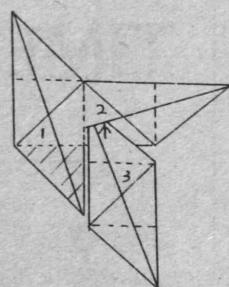
15. 向後對角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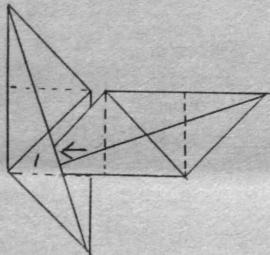
16. 攤開回復圖13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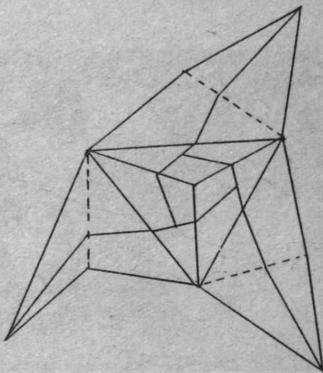
17. 重覆 1-15，共摺 12 塊



19. 將第3塊的一角插入第2塊之內；
第1塊的一角（斜線部份）插入第
3塊之內



18. 將其中1塊的一角插入另一塊之內



20. 三塊合起來便成 1 組，再砌 4 組。
4 組合起來便成為一個流星館

後語

若讀者能掌握用12塊來砌成一個流星鎗，可嘗試摺成一個由30塊組成的，更複雜的流星鎗。

給各位臨床前期同學

各位 preclinical years 的同學，大家來到沙宣道讀醫科已有一段日子，說長不長，論短不短；其間所見所聞所讀，盡一大堆英文的醫學名詞。面對這些「雞腸」，除了在每天啃書的奮鬥歷程中把它們塞進 hippocampus 外，閣下可會好奇的問，它們的中文名稱是什麼？不錯，有很多 terms 我們平日總是掛在口邊，但想到要研究它們的中文名時，總是「拘晒頭」，摸不着頭腦。另一方面，曾當過「健展」講解員的同學，也許亦不免嘗過在一大班好問的觀眾面前，解不通展板上那些似懂非懂的中文名的尷尬滋味。作為香港的醫學生，學習用的是英語，但將來要服務的絕大部份是「自己人」，所以熟悉一些常用的醫學名詞的中文譯名，亦不無其需要。以下有兩個簡短的測驗，讓各位在沒有參考書輔助的情況下，考驗一下自己的通譯能力。

測驗一：請寫上以下各名詞的中文名稱

例 trapezius

斜方肌

1. conjunctiva
 2. ATP
 3. sciatica
 4. fistula
 5. ulna
 6. bilirubin
 7. ADH
 8. hydatidiform mole
 9. inguinal ligament
 10. amnion
 11. hypothalamus
 12. collagen
 13. pelvis (renal)
 13. mitosis
 15. gangrene

測驗二：請填上以下各名詞的英文名稱

例：果糖

fructose

16. 會陰
 17. 胎性母紅血球病
 18. 肉瘤
 19. 瓢骨
 20. 痛風病
 21. 尿崩病
 22. 醣膽素
 23. 瘡氣
 24. 肝醣
 25. 迷走神經
 26. 抗壞血酸
 27. 胸膜
 28. 闌尾
 29. 舞蹈病
 30. 苯酮尿症

1. 精靈
2. 三頭醜魔怪子
3. 生骨頭魔怪
4. 魔怪
5. 尸骨
6. 魔女紅茶
7. 技術觀察家
8. 藍毒蛇
9. 魔敗敗觀點帶
10. 単魔題
11. 上魔題下題
12. 成魔題
13. 哥哥
14. 有錢分錢
15. 滅魔道

「通鑑圖書館」收錄：

To All Preclinical Students



一個人、兩個人及三個人的故事

淺倉南

一個人的故事：

初入醫學院，初入宿舍
努力讀書，努力參與
只有「我」，一個人
寂寞，無助
我曉得。

兩個人的故事：

醫學院生涯，宿舍生涯，上莊生涯
積極參與，積極交友
現有「我和她」，兩個人
開心，快樂
我曉得。

三個人的故事：

習慣醫學院，習慣宿舍，習慣上莊
繼續參與，交遊廣闊
再有「我和她和他」，三個人
玩耍，讀書，充實
我曉得。

兩個人的故事：

平淡醫學院，平淡宿舍，落了莊
受M.B.折磨，受朋友忽視
又有「她和他」，兩個人
他們開心？快樂？
我不曉得。

一個人的故事：

再投身醫學院？再投身宿舍？
發憤讀書？認識自己？
餘下「我」一個人
空虛？無奈？堅強？
我不曉得。



* 本故事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真的愛你

心事

「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
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
縱使囁嚅此終關注，
不懂真惜太內疚。」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它道出了母親的愛。我媽媽出身於中國的小農家，自小便要到田裏耕種，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後來她南下香港工作，賺錢寄回鄉養家，由於要負起這重擔，她在香港不敢亂花錢，整天都在工廠裏工作。由於接觸的都是同鄉的工友，所以她的說話總帶有很多土話，即使她認識了爸爸有一段日子，她也遲遲不結婚，目的就是先要養活家鄉的親人。

說來也很奇怪，她的背景和思想與我們三兄弟的真有天淵之別，她的child rearing method 也是典型中國式的溺愛和重罰，理論上我應該變得很反叛，心理不正常，也許還會離家出走，成為一個不良少年。

但似乎又不是這樣，我和她的確是有代溝，但我沒有反叛，也沒有離家出走，亦不會埋怨她不許我一個多姿多采的童年。

也許是我領會到她背後的一份愛心和關懷。由於她的舊思想，才會對我們過份保護和責備，實在不能怨她的。例如小時候她不准我們踏單車、游泳，說這些玩意太危險，即使現在她亦不鼓勵我們玩這些，說來確是有一點過份。但每當我想起她整天埋頭苦幹地工作，不要說游泳踏單車，就算連看電影、到新界旅行她也不會去，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做飯、做家務，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這樣又怎能使我我不乖乖地在家裏做功課和溫習呢？也許這也是好的，自小便將勤補拙，否則以我的資質，又怎能躋身於醫學院中？

其實，我能入醫學院，也多多少少是受她影響的，記得當初讀預科時，我是十分迷惘，根本不知將來報那一科才好，她卻說醫科最好。說來又真奇怪，連我自己也不知那一科適合我，她卻說我適合做醫生。既然如此，自己也好像對Medic 有點興趣，於是嘗試報考中大的Medicine，結果失敗了，當時我真灰心，但她卻開解我，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電腦才是我所愛。其實我看穿她的心事，她仍然是希望我讀Medicine，但她怕我考A-level的壓力太大，又怕我偶一失手，不能考進大學便無面目見親戚朋友，更會後悔當初放棄了進入中大的良機，於是便為我設想，勸我入中大，隱藏了自己想我做個醫生的期望。



既然如此，我便順了她的意思，反正我當時又確不知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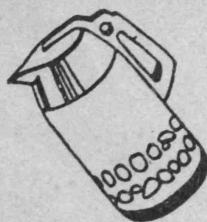
說到這裏便要感謝我的一位舊同學康，當我決定入中大不久，他便鼓勵我跟他一樣，讀中大及考A-level，一來不會浪費了辛苦讀了一年中六課程，二來，給自己多一年時間看清楚自己。如果僥倖考得好的話，一年後便有一個最後抉擇的機會。基於這些原因，再加上不想媽媽的願望就此幻滅，便毅然跟康一起努力。如果一年後，我真的發覺電腦適合我，媽一定會明白和接受，因為她是愛我的母親，她看到我找到自己的興趣一定會很高興，縱使我不能達成她的願望。

這樣，一年艱苦的時間開始了，她亦和我一起辛苦。她說我每晚在外出吃飯太辛苦了，又沒有有益的餚菜吃，於是叫我九時半夜校放學後才回家食晚飯，但她又不忍讓我食一些餘羹剩飯，結果她每晚要煮兩頓飯，她和大哥二哥先吃一頓，九時半再煮一頓給我獨自吃，這樣做就是要令我有一頓新鮮熟練的晚餐吃，實在太辛苦了！

另外，記得當時大哥二哥開始出公司實習一年，總算有一點收入，便想買一部冷氣機使媽媽睡得舒服一些，因為她的房間又小又偏僻，她又弱不勝風，受不了風扇的風力，但她不斷的反對，說等我們畢業有錢才買，大哥二哥怎樣游說她也不聽。後來大哥、二哥心生一計，叫我說晚上讀書很熱，很辛苦，結果她立刻同意買了，她對我實在太好了！

她這樣的不辭勞苦，我實在不應該再埋怨些什麼，但有時候，看見中大的同學下課後去搞活動，去茶聚及打球，自己卻要趕去上夜校，進度有時又不理想，真的感到很頹喪，也曾經有放棄的念頭，問自己：「這樣辛苦為什麼？為現實？為考試？為媽媽還是為爸爸的一句話？」每次遇上這些心理上的難關，我總會想起她的一番話：「你現在怎樣的辛苦是為自己的將來，不是為我的，我老了，實在沒有很多日子，亦未必能等到你做醫生賺錢養我，我亦不須什麼享受，只要見到你有快樂的將來，我做母親的便感到快樂了。」想到這裏，眼淚會在心裏流着，亦會重新振作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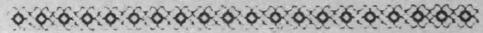
結果，我終於進入了港大醫學院，面對繁重的課程，沉重的讀書壓力，我亦不能不加把勁，真估不到這樣會傷她的心，記得有一次，正是接近Term-Test的時候，我溫習至夜深，她突然醒了起來，看我還在讀書，便好言相勸：「阿志，很夜了，睡覺吧，明天，再讀好嗎？夜夜這麼晚才睡很辛苦呀！」但當時自己對着很多未讀的書感到很煩躁，便衝口而出：「讀醫科就是這樣辛苦的，又是你想我讀醫科的，我就是要



這麼晚也不能進睡的呀！」我頓時感到很內疚，知道自己一時衝動說錯了話，很傷她的心，連忙想解釋認錯，但她已黯然地入房睡覺了，結果，她不開心，不理睬我整整一星期，我亦內疚了整整一星期，只有怪自己不孝，傷害了她。

因此，我便再有了住Mini的念頭，現在亦已依依不捨地搬離家了，我對她說：「功課多了，住Mini可以省些時間讀書，又不須舟車勞頓這樣辛苦。」其實，我搭車也習慣了，又怎會怕辛苦，我只是不想她見到我晚晚讀書至半夜而痛心，既然如此，便搬去Minib吧！雖然沒有好餚菜吃，見不到家人很辛苦，但晚晚啃書不會令她痛心，我已很滿足了，亦能安心讀書，不要再怕她夜半從房間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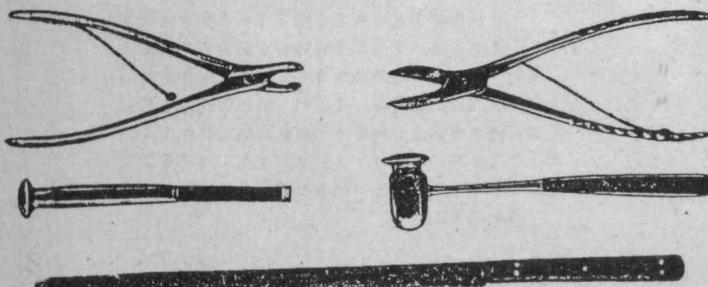
如今，我已讀完了一年的Medic課程，雖然還未接觸臨床科目，但對Medic的興趣卻越來越濃厚，但我始終未明白她怎會預知我喜歡讀Medic，也許真的是知子莫若母吧！



媽媽，雖然你不懂看這篇文章，但這是為你而寫的，請讓我说一句：「真的愛你！」



給我的 桌雙雙 Tablemates.....



記得當初步進醫學院，心裏始終擺脫不了母校的影子。七年，轉眼盡去，回望往昔，卻依然猶在。誠言中學時期的生活圈子是細小的，思維遠比現在狹窄。但是，那的確是快樂的，純真的時光；同學們彼此間沒有丁點兒的猜忌，互勉互助地一起面對各公開考試。回想起那些「自修室」的日子，甜酸滋味不禁湧上心頭。

脫離了中學那小圈子的活，隻身面對這一「大班人」，說有多不習慣，就真的有多不習慣。雖有百多名精壯男士，卻並未令筆者崎嶇一番。身處在這陌生人堆中，刺激的Tutorial；加上沉重的Term Test，例加深了那種「來是愁，往後卻是憂」的感覺。

刻板的Medic life，總算是適應下來了。刻板？其實也不盡然。現在細心回味一下，我的Medic life一點也不刻板，只因為我擁有一班可愛非常、非常可愛的Tablemates。

一張Table，一條cadaver，加上一個編號，奇妙地將我們六個人聯繫在一起。三男三女，多和諧的組合啊！衆人皆各有其個性，男方面：有幽默型，有自信型、還有斯文型（筆者冒死按曰：其實是胡鬧、招惹、女仔型 respectively）。女方面：有可愛型，有靚女型，有可愛靚女型（筆者再次冒死按曰：其實還有更多適用的形容詞，例如善解人意、溫柔體貼……）。

經過數個學期的相處，最初那份隔膜盡然無存。每個 dissection practical，便是我們聚首開笑的時刻（當然這樣對於那條 cadaver 不甚尊嚴）。首席幽默 Reader 除非不出。否則定必引致我們捧腹大笑：什麼『當這條 nerve「蒲頭」』（原句是 when the nerve emerges from……），什麼『用你的三隻手指』（原句是 use your 3 fingers）等等類似的『Reading』差點令筆者笑昏過去。我們那位首席 dissection 以他那舉世無雙的 dissecting skill (forceful dissection——意思即孔武有力的技術) 及以他的才學，令眾 Tablemate 都佩服不已。

Tea time 更加是我們寶貴的時光。輕鬆時「把 tea 談心」，說情話愛是當然（只是討論有關對愛情的見解和觀感吧了）。嚴肅起來，又會談及讀書、前途等問題。很多 Table language 亦隨着這些談話、開笑而產生……

我深深慶幸自己能遇到這幾個 Tablemates，內心真的很喜歡他們每一個。是善良的他們溶化了那類差點兒冰封的心；令那顆心逐漸跳脫離過往的框框；是他們，令我逐漸愛上醫學院……

雖然，「table」的生活已成為回憶的一部份（不知是 short Term，還是 Long Team？）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緊記這句說話：『一日為此 table，永遠為此 table！』

最後，謹祝大家所有 M.B. 勁過！（到時，記得請吃飯）

逝盟

萃采

「其實我和你早就認識的了，」她隨即揀了房中最近窗的一張椅子坐下：「我是理想，你多年來一直追求的理想。」

這不是夢境，這不是幻象，這更不是騙子虛構出來的鬧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理想竟化身成這個漂亮的姑娘，在這個晚上，在我全無心理準備的時候，無形無跡的踏進我的書房，走到我的跟前。

「覺得突然嗎？」她把長髮輕輕的撥到背後，面頰上浮泛出一對親善可人的梨渦，帶笑道：「我就是要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

對於這個面孔陌生但實際上是早已相識的「人」驟然造訪，詫異是極自然的反應；然而此時此刻，除了詫異，我感到的是焦慮和不安，但卻感不到喜。

「她這樣一來，一切都沒可能不了了之地隱瞞過去了。究竟我應不應該對她說出事情的真相呢？困惑像一條條的小蟲，在我心中竄擾着，蠕動着。」

「喂！你是給嚇呆了麼？」她略帶俏皮的道，「有客到訪，連最起碼的招呼也不懂得，你是個怎樣的主人？」

「對不起，你知道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這太微妙了！真的嚇了我一跳——呀！不知道你這次到訪有何貴幹呢？」

「沒有甚麼要事，」她莞爾，稍稍停頓了一會便接着道：「只想跟你聚舊，談談往事。」

「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你不喜歡？」

「不，不是。」我搖頭，意識到我沒有拒絕的餘地。

「好！那麼今晚我們就談個痛快……」她興致勃勃的道。她連忙站起來把椅子推近書桌，接着一邊屈膝就座，一邊問坐在書桌另一方的我：「你想從那處談起？」

「沒問題，只要你喜歡便行了。」這純粹是應酬的說話。

「不如就從開始說起吧！」她表現得更興奮，「你還記得我們是怎樣認識的嗎？」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正要說下去，卻給她那把清脆的聲音打斷了：

「那時你還是個滿壯稚氣的小伙子，天真、慷慨、滿懷自信和抱負。一次偶然的機會你與我邂逅；雖然是短暫、匆促，但我們卻一見如故，」她咳了一聲，清清嗓子，再道：「你說我灑脫、清高；你說我是你的希望，你的生趣。如此你漸漸的戀上了我……」害羞的胭脂已抹上了她的面龐，「從此以後，你便在你的人生路上踏出的足跡，便是為我而走的了。」她羞得垂低了頭，而在她臉上暗露出的滿足的微笑，仍然是可以窺見的。

「是的，不知不覺的便過了這麼久。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我確實經歷了許多；就是這些經歷，使我改變了許多。」

「但你對我的那份真是始終未變的——我肯定。」她又再抬起頭，懷着雀躍的神情道。

這時我感到萬分的慚愧。原來她多年來一直在盼望，在守候；她對我是何等的信任，從沒料到我已經——怎麼辦？難道真的要把事實告訴她？不，不可以，我絕對不忍心——可是隱瞞又是正解嗎？在紊亂的思緒下，我只有敷衍的說：

「我對你怎樣你應該很清楚，不用我說了。不如轉一轉話題好嗎？」

她點頭同意；隨後靜默了一會。

「唔！曾聽人家說過：追隨理想，就等於讓理想本身把自己帶進一個如夢似幻的境界中，玩味和探索箇中的刺激、浪漫！你同意這個嗎？」她終於以這個問題打破了鐵默。

「不錯，理想真的如夢，她給人無數美麗的憧憬，使人暫時忘掉現實的煎逼；她教人着迷，惹人沉醉……可是夢畢竟是夢，最終是有——是有甦醒的時候。」

糟了！弩末的一句話我是不打算說出來的！

「你指的『甦醒』是甚麼意思？」她疑惑的問。我的無心快語果然勾起了她的疑心。對於她的發問，我始終認為而不答是個較可行的做法。

我試圖把話題帶開，但她仍是不停的追問，不肯罷休。我在無計可施之際，竟然說了一段更草率的話：

「理想像是肥皂泡，一個個晶瑩悅目，彷彿蘊含着一切美和善；任由小孩子怎樣跳，去抓、去攬，對他來說這是太高了。偶爾有些泡兒掉得低了，小孩伸手去捉，滿以為是捉住了，可是他鬆開拳頭，才發覺掌心依然是空的……小孩子掃興極了，此後肥皂泡便對他失去吸引力。」

「為甚麼你要這樣說？」她抗議道：「你一直在挖苦我，諷刺我，究竟這是甚麼的一回事？」她顯得很不高興。

「我——」我一時組織不到答辯的句子。

「我受夠了！我問你，你是否已經厭惡我，你說吧！你是逃避不了的！」她氣惱了。

這時我的腦中一片空白，思緒好像一個被猛拍猛打的壁球在心裏亂撞亂碰；我的理智已經崩潰，我的言行只有無助地任由那激盪不定的心潮駕馭、操縱。

「你說得對，」我站起來，以爆炸般的聲音嚷道：「不錯，我是逃避不了的！——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不能再瞞住你，那是對你十二分的不公平……我要說出事實，這會使我的良心好過一點。我變了，我是說，我的心變了……」

「為甚麼，為甚麼會是這樣？」她搶着說。

「是我對你不起，我負了你！當初我實在太天真了，在我誓言要一生追隨你的時候，我是多麼的魯莽、衝動，我根本沒有想過眼前要走的路是這樣的艱苦、險惡！我不是厭惡你，我不配，我只感到力不從心，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決定——很抱歉的，我現在走的路，已不是為你而走的了。」說到這裏，我已是嘶力竭，只好任由沉重的心拖着疲憊的身軀掉回椅子上。

又是一陣沉默……

「我真不敢相信這樣的話會出自你的口！」她從椅子躍起，雙手撐着書桌面，厲聲的道：「你還記得當初你對我說過甚麼？你說過你會對我永遠不變，你說過你會為我做任何事，縱使這些事在世俗人眼中是怎樣的傻，怎樣的狂……你說過你永不後悔……」她的咽哽住了，「但是，但是，你現在卻要捨我而去！從前一個個的承諾……你看……變了甚麼樣？謊話！全都成了可恥的謊話！」

慘澹的空氣已滲滿了整個房間。我從來未料想到我會經歷這樣的一刻。她的話有如一把把錐刀插在我的心坎上。我的坦白反換來了更甚的內疚和辛酸。我默默承受她的責罵，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我一直俯首無言，不敢正視她；但憑着一個突發的衝動，我終於偷偷瞥了她一眼：我見她伏在桌上，把臉兒匿在那把早已被弄得散亂的長髮後面，飲泣着。

眼見她熱淚盈眶，聽見她哀號啜泣，我意識到自己已成了一個劍子手……

「告訴我這不是真的……求求你，說這不是真的，好嗎？」她突然抬起頭，把身子移近我，向我哀求道。

我不知怎樣回答。她那悽戚可憐的模樣，教我不忍再說出任何決絕的話。

「你說，我有甚麼不好？請你告訴我，我可以改變的，相信我吧！」我聽到的仍是一個悽怨的聲調。

「你沒有甚麼不好——這是真的，」我試圖撫慰她，「在我眼中你是完美無缺的；若硬要吹毛求疵，就只得說你太完美了，完美得沒法接近，沒法見容於這個現實。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不能擺脫現實的羈絆，馳騁我的意志來追隨你……我曾經為你而向現實挑戰，我不斷努力的掙扎、奮鬥，我為你流過不少血汗，不少淚水，這你是知道的；但倒頭來我得到些甚麼？是挫折、失落和旁人的冷眼和譏笑！我和你是註定無緣的：這是命運——或是現實——不許我倆在一起享受生命的新鮮和快樂，抱歉。」我初次感受到眼紅耳熱的感覺。

「追求理想是要付出毅力、勇氣，還要時刻準備要作出犧牲。你受了小小的挫折就說放棄，不覺得可惜麼？」她轉為激動，「你以前的雄心壯志那裏去了？你再把它拾回，說不定——說不定我們可從頭開始……」

「沒可能的，」我喊着，「請你別再自欺，我倆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的……」我忍不住的再說出傷她心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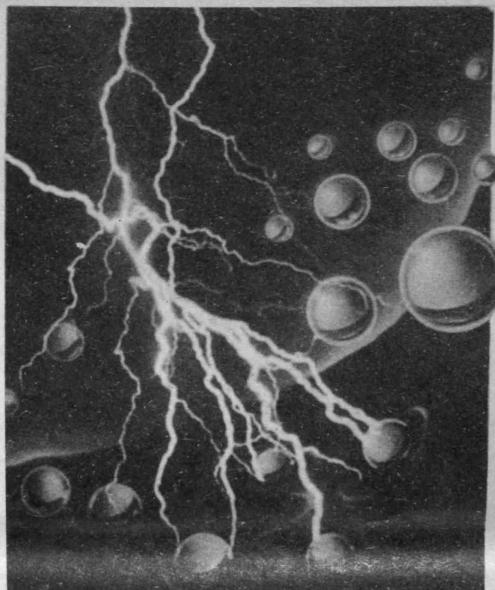
「你不可以這樣想，」她掏盡所餘的氣力叫嚷着：「你捨了我，我往那裏去……嗚……那裏去……」她的眼淚又像斷線的珠子般沿面孔的輪廓滾下來。

我無意識的用指尖輕抹她臉上的淚痕，「我知道所負你的，我永遠都沒法補償……但是我敢說，能夠在人生旅途上遇到你，我可算不枉此生，你我之間縱使是個失敗的『初戀』，但這在我心中將會是個永誌不忘的回憶。」

我倆此時相對無言，深知訣別的時刻將要降臨。她絕望的站起，然後用手從髮間拔出一根髮夾遞給我。當我接過了髮夾，她便轉身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房門走去。然而不知怎的，我卻沒有上前送她，我只是呆站着凝望，直到她的背影在我的視線上湮沒。

夜仍在延綿着，我又再次獨個兒在書房裏。我拿着她留給我的髮夾向窗外眺望。窗外正刮着寒涼的晚風，中間彷彿飄漾着她臨別前最後的一句話：

「你捨了我，我往那裏去……往那裏去……」
她是我的理想，我曾經追尋過的理想。



滿長廊上，	日復日，	如今仍是痛苦的延續！	六個月的苦讀，	有誰明白此刻的帳然？	換來了心悸、手顫，
華華的一羣。	黃昏黃昏，	×	竟料不到	滑然涕下，淚流滿面，	穿心的刺，心滴血！

放榜日

五月春風，帶來了青草翠綠和那陣陣的苦痛；課室裏，試場中，不再是太平和睦，只是營營祿祿，烽火混濛，瘡痍滿目！

夜靜人闌，星光璀璨，美景當前人人讚；月圓月缺，變幻無常，成功失敗一線差，只覺事豈可測？

夢已殘！銷魂已銷！

陳雙煒

回想起在去年踏入港大醫學院的時候，經常都有同學向我問起：「點解會來港大讀書？」

他們一聽我的口音便知曉我不是本地人。每當碰上類似的問題的時候我都會笑笑回答：「點解我不可以來港大？」

其實我真的不知曉為什麼我不可以來港大唸書，為什麼來港大會給人一種「另眼相看」的感覺！

每當有同樣的問題向我問起，我心中都有個疑問：港大是否還是一所「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抑或港大是一所已經是名存實亡的國際大學？

「國際大學」？

一路以來港大的招生手冊裏都很清楚地寫明（醫學院）：“Preference for admission is given to local candidates but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up to three overseas applicants may be selected.”

即使寫明「最多只收三位海外學生」，但醫學院開始恢復招收海外學生好像是去年的事。當時「破天荒」，共收了三位。

由於港大曾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拒收海外學生讀學士學位，港大的名字也逐漸在東南亞一帶開始沉寂下來。

港大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最高學府，而其醫學院則是港大的前身。香港有今天的繁榮和國際地位，港大的功勞是絕對不可以抹殺的！

在早期的港大不但對香港日後的繁榮鋪了一條平穩的道路，而且對海外的地區，尤其是東南亞一帶，也有一定的貢獻。

早期的時候港大的名聲在東南亞絕不陌生，當時就吸引了不少的人前往港大求學。在東南亞中，以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學生人數為最多。在今天的新、馬有不少的社會名流都曾是港大的畢業生，而在大馬更有港大的畢業生任職當地的部長或副部長。

但不知從何年何日開始，港大開始把大門關上，停止（或極少）招收海外學生。就以醫學院來說，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拒收海外學生唸Undergrad了。

一位海外的大學人的心聲！

LIM

「國際大學」！

我不久前有個機會與王廣武校長談起「國際大學」一事，並請教他對此事的看法。

「港大不論在以前、現在、以後仍然是一所國際大學，」王校長接着說：

「但鑑於香港的目前情形，我們則不允許招收太多的海外學生。香港本身的需求量已經很劇烈。」

然而，他又表示，港大會盡其所能繼續招收海外學生，而這也是港大的方針。

我們都知道，港大如果要「國際化」，除了一定要繼續吸收海外學者和學生外，更重要的是，港大必須提高英語運用的水準，以爭取國際間的一席。

港大的方向是走向一所「英文大學」或「中文大學」，是大家應該關心的事。

從今年的提升運用英文為入學標準已很明顯告訴我們港大的英文水準有必要保持或提升。這是港大的方向。

英文在國際間的流行是世界的一種趨勢，一種氣氛。

英文比中文在國際間流行，絕對不是英文比中文好，比中文漂亮，只不過英文有「經濟上的方便」，講得通俗一點，是「能夠為你賺錢」的文字。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港大的責任更是顯著的。

王校長告訴我：

「我們香港和中國有什麼可以比較呢？講起科學家、歷史學家、數學家……中國最好的比我們最好的好，我們唯一可以與中國強的便是英文，普遍上我們的英文水平比他們高得多，這是我們一個特殊的榮幸。」這是一句語重心長的話。

身為港大學生的我們，為什麼不好好把握在港大短短的幾年機會，盡力把英文搞好？

我們應致力把港大成為一所國際大學！

「港大絕對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We are world standard！」王校長已不止一次向我說！

我們港大有國際水準的教學人員，我們的學生也決不遜色於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學學生——既然我們有一所“International”和“World Standard”大學，我又怎麼能不因她而感到光榮和自豪！

前進吧，港大人！

《救火少年》

去年六月間驚天動地，震人心絃的一切一切
當然還沒有忘掉——就像個惡夢一樣，用盡全身
之力拔腿逃跑也只能轉圓睡姿；用盡全力呼救卻
只有夢魘。要是一個夢，夢醒一身冷汗過後，便
知那是假的；至於六·四，儘管我們不能置信，
卻活脫脫的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當時的所歌所哭，所思所想，都沒個細節留下，已是無從說起，唯獨是只有這種像做夢的感覺和某君的說話——

「嘩，捐錢？無用嘅！喎錢搞到『立立亂』，
都唔知係唔係中韻私叢嘅啫，呢幾日仲離譜，
居然係天安門度開小食檔噃，你話係咪離譜？不知
知所謂，出嚟露營啫……」

我說學生為數衆多，小事上有不同路向絕不出奇，其實他們一直能保持強大的內聚力量已經不簡單……

「總之信唔過啦！我一向對大陸啲野都唔…
…總之落後啦！你唔覺得縣行嚟行去，嗌三嗌
四，好白痴嘅咩？……」

我仍見到他的咀在張合着，但我甚麼都聽不到了。

還有另一個某君：
「根本遲早都會死人嘅！你哋班人咁膽生毛
望阿鷄哥？實死啦！有飯就食，有書就讀，都懵
嘅。我預咗吓㗎……」

「但，現在是殺人呀，還是國家精英呢…
…」

「跟官咁耐都唔知官姓乜？毛澤東都話啦：
『死人的事是常有的……』」

* * *
還有另一個某君：
「我是政治冷感的……」

還有另一個某君：
「我，我們，身為中國人！流的是龍的血！」
他在演說中，水花四散，聲淚俱下：「……我，我
見到這種事，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我身為港大
學生會的×××，當上幹事，做了很多×××，
是這樣的痛心……」

* * *
今天，半年後：
「嗰隻咁嘅『鄧一小一平』呢，排名不分先
後左右噃歌呢，真係支持唔住……」
「嗰隻《講嘢》夠無厘頭拉，都唔知佢講乜
嘢……」
「我聽過一次《十個救火的少年》（註一）我
好想再聽……」

我心記下這個古怪名字：「十個救火的少年」。

類似諸位「某君」所說的話——出自廿歲開來的小伙子口中——總給人一種快快莫名而苦澀的感覺。
當然，坐着看別人如何解決固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準是不會有錯的——自己沒有幹，怎會有幹錯的一天呢？

永遠難忘

白嵐

華：

謝謝你！是吉慶的平安夜，你給了我一個很平安的感覺。

在寧靜的黑夜裏，報佳音的歌聲不斷隱隱地傳進來，隨着歌聲的飄去，我不自覺地走到你的門前，輕輕地敲了兩聲，便見你一臉的笑容來迎接。

我坐下來，見素上仍然亮着燈，似乎是因為我的到來而打擾了你的工作，但你卻道沒有、沒有。

我找你，沒有特別的動機，只是隨意的造訪，一切皆自然，我很喜歡。既然來了，就不妨向你訴說一下近來的失意和不快。

我們認識以來，書信的溝通已令彼此產生了情愫，但從沒試過好好地傾談。那麼，就在今夜吧，讓我們放開懷抱地暢談一番。

你是一個愛思想和會思想的人，也是一個快樂的散播者，我們談着，已沒有先前的拘繫，話題愈帶輕鬆。



不覺地，夜的步伐已趨向末端，快到午夜了，我站起來，說要走了。你笑道：「留下來吧，這樣的氣氛難得幾回嚐？」

你總是這樣的，老是愛說笑，我也只有報以微微的一笑。

可是，你卻立刻收斂了一貫的笑容。道：「嵐，說真的，今夜就留下來吧，我給你造聖誕大餐，好嗎？」

我又再生下來，看着你動手造大餐。

片刻，兩份聖誕大餐已端到目前，熱騰騰的罐頭湯、清潔衛生的包裝蛋糕，還有半隻鮮梨子，我也真佩服你的聰明。

卡式機流播着耳熟能詳的聖誕歌，在微弱的燈光下，兩人享受着「豐富」的大餐，天寒地凍，試問那裏尋得着呢？

我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你已解掉暖暖的被窩裏，寫意地繼續高談闊論，論生活、論詩文，暢所欲言……

不經不覺已是凌晨時份了，我實在有點兒睯眼了，你溫柔地給我蓋上被子，輕輕地拍着我的頭，道：「好好地睡一覺吧。」

到我再睜開雙眼時，你已端端正正地坐到我的面前，幽暗的燈光下，你的精神很好，我也不知道你有否睡過眼。

我看了你一眼，很累的，不願起來，你卻情深款款地望着我，然後輕輕地送了我一吻，是吉慶節的清晨，我惦記着這一個難忘的時刻，我垂着頭，感動得淚流滿面，摸着你，沒有言語，只聽得外面風聲繁縝，我卻擁住你溫暖的懷抱裏。

平靜的節日，我們平靜地渡過，我以為這樣的方式會極久不變。

可是，今天，時勢有所動盪的日子裏，想不到我們卻經不起，我感到可憐、遺憾，只有無奈。

你說過你但求天長地久，我亦贊同，可是，我偏偏只耽擱有短暫的美好時光，或許，就因為它短暫，我們才惋惜。

華，你有思想，我也有呀，彼此的思想不能貫澈，是一件可悲的事，但，我們只是一時間不能把思想交會而已，因為我在走大道，而你則走在一條蜿蜒的小溪上呢！我們可能會錯過了兩道相接的一點，因為在時間上有差距。唯有盼望，彼此能在終站再次遇見吧！

對不起，我曾經用重重的語氣和你說話，亦曾經一聲不響地別過你，這一切一切，請你原諒。

華，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與你相識，已是我的萬分榮幸。但願你永遠平安、快樂！祝好！

嵐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啟思房
雲

自問是一個不輕易忘舊的人。縱使如此，自己總不會無時無刻的緬懷過去，慨歎過去，或長期活在過去；只待夜闌人靜之時，在沉思中從心裏發掘出那埋藏已久的往昔片段，一一細意回味。

若要將人生比作一長途旅程，那麼旅客或許會在途上搜集一點紀念品吧！自己是個「貪得無厭」的旅客，雖只行年二十，收藏亦算不少；只是以往將舊物束之高閣，沒有小心打理，任由塵封蟲蛀。至近日稍有空閒，便來一次大收拾。先是在家中「地氈式」搜索屬於自己的舊東西，再從街上花了數十塊錢買來一個大膠箱，將舊物置於其中，好好存放，以彌補以前對它們的「虧待」。

每件舊物都蘊含着一段往事，而整箱東西就概括了我的歷史；偶爾打開箱子看看，就像翻閱自己的傳記一般，煞是有趣，一幀幀舊照片點出了兒時童真，昔日豪情；無論是那無邪的笑，還是灑脫不拘的笑，至今都逗起莫大的感觸和迴響。以前看過的小說、文集，閒時挑出來，重溫那曾令自己刻骨銘心的情節，總會獲得更深的體會。友人的來信，縱使用字俗套，行文草率，然卻真摯流露，熱情洋溢，不但能提醒自己仍是知已遍天下，還會從字裏行間中欣見好友們跟自己一樣，不斷成長，不斷進步。

箱中還有不少過去自己曾迷戀過的東西：集郵簿、礦石標本、古典音樂盒帶……還有一塊未完成的自製天文望遠鏡片。這是我中四時學磨望遠鏡時剩下來的，雖然不大值錢，但對我來說是標誌着一個遺憾。記得當時與一位同學一起愛上了天文學，於是鼓着點勁去學磨鏡；只可惜鏡片至今仍未完成，而自己對天文學的興趣也減退了，但最使人惋惜的，莫過於那位曾是最好的同好，現已與自己疏離如陌路了。

或許過去對某些人來說是一頁頁傷感的記錄，用不着去回想，更不用說去緬懷，去憑吊；但自己有時真感到萬分慶幸，就是縱使過去未必事事如意，我仍願意玩味過去，珍藏昔日的遺跡

。可見自己仍是個樂天主義者——始終相信敢於反思昨日、滿足今天的人，才會以笑面迎接明天，開啓將來。

八九季啟思編委名單

名譽顧問	柯慧心博士
總編輯	張煜暉
副編輯	湯嘉恆
編委	何志榮
	黃舜雲
	陳振春
	劉志源
	洪偉賢
	馮偉正
	楊偉民
	林穎超
	吳廷英
	歐永堅
	郭淑琴
	陳鎮中
	雷永昌
	馬慧玲
	黃謙賢
文書	袁慶輝
去屆代表	梁展聰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